

世界一流 侦探小说精缩

主编：邓双琴

ZHENTAN XIAOSHUO
JINGSUO

四川辞书出版社





世界一流侦探小说精缩

SHIJIE YILIU ZHENTAN XIAOSHUO JINGSUO



主 编 邓 双 琴

四川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一流侦探小说精缩/邓双琴编.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1.6

ISBN 7-80543-832-3

I. 世… II. 邓… III. 侦探小说—世界—缩写本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7298 号

世界一流侦探小说精缩

主 编 / 邓双琴
责任编辑 / 吴继琼
封面设计 / 韩健勇
技术设计 / 陈秀娟
责任出版 / 唐 茵
出版发行 / 四川辞书出版社
地 址 / 成都市盐道街三号
邮政编码 / 610012
电 话 / (028) 6678300 6715554
传 真 / 6652832
印 刷 /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
规 格 / 787mm×1092mm 1/32
印 次 /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6 月第四次印刷
印 张 / 11.375 字数 248 千
印 数 / 10000 册
书 号 / ISBN7-80543-832-3/I·18
定 价 /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本书从第三次印刷起, 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不得销售。

* 举报电话 (028) 6636481 6241146 6660500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出版说明

侦探小说是现当代世界文坛上一簇艳丽的奇花，极其令人赏心悦目。一部侦探小说佳品问世，往往风靡全球，令万国千邦的读者爱不释手，从而成为世界性畅销书，影视争抢的“猎物”。

为使读者少花时间而又能多了解、欣赏更好的侦探小说名篇，我们在浩如烟海、名著如林的侦探小说中筛选了33部，精心缩写，忠实地保持了原作悬念丛生的故事、扣人心弦的情节、鲜明活脱的人物形象和光怪陆离、多姿多彩的内容，读后定会使你大开眼界。

四川辞书出版社

主 编

邓双琴

撰 稿 人

郭祝崧 徐仲元 刘登东

赵继阜 杨亦军 黄俊祥

沈 俊 阮 航 赵 静

霜 晴

目

录

· 英国 ·

- 失窃的信 爱伦·坡 (1)
- 希腊棺材之谜 艾勒里·奎恩 (9)
- 红吻痕案件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25)
- 嫌疑犯 L·R·赖特 (35)

· 英国 ·

- 月亮宝石 威尔基·柯林斯 (47)
- 血字的研究 柯南道尔 (59)
- 四签名 柯南道尔 (73)
- 恐怖谷 柯南道尔 (88)
- 东方快车谋杀案 阿加莎·克里斯蒂 (103)
- 尼罗河上的惨案 阿加莎·克里斯蒂 (115)
- 阳光下的罪恶 阿加莎·克里斯蒂 (127)

- 长眠不醒 雷蒙德·钱德勒 (140)
死尸疑案 多罗西·塞耶斯 (153)

· 法国 ·

- 七号车厢十五包厢 克·阿维林 (162)

· 瑞士 ·

- 诺言 弗·迪伦马特 (171)

· 荷兰 ·

- 雨国之王 尼古拉·弗里村 (181)

· 俄国 ·

- 瑞典火柴 契诃夫 (192)

· 希腊 ·

- 预谋 安东尼斯·萨马拉基斯 (198)

· 苏联 ·

- 侦查员的良心 阿·别祖格洛夫
尤·克拉罗夫 (208)

· 日本 ·

- 黑手帮 江戸川乱步 (217)
莽丛中 芥川龙之介 (225)
五岛·福江之行 石泽英太郎 (231)
敦厚的诈骗犯 西村京太郎 (238)
人性的证明 森村诚一 (244)
幽 灵 赤川次郎 (257)

· 中国 ·

- 龙图公案 无名氏 (267)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冯梦龙 (278)
红花场闹鬼逸闻录 凌濛初 (292)
诗 谏 蒲松龄 (305)
九命奇冤 吴趼人 (310)
中国侦探案 吴趼人 (324)
魔窟双花 程小青 (334)
怪电话 程小青 (348)

失窃的信

〔美国〕爱伦·坡

在巴黎的一个冷飕飕的傍晚，天刚擦黑，我和我的朋友 C·奥古斯特·迪潘一起呆在他的图书馆里，一边沉思，一边吸烟。我俩长时间寂静无言，都在思考黄昏时谈起的话题——陈尸所街的事和玛丽·罗歇谋杀案。这时房门被推开，我们相识的巴黎警案局长 G 进来了。他是个谈吐有趣，但为人可鄙的人。这次他为了了一桩案子来向迪潘求教。迪潘没去点灯，只向他推过去一张椅子，于是他们就在黑暗中谈了起来。

警察局长先卖了个关子说：“在未讲案子之前，我先提醒你们，一定要对此案绝对保密，如果泄露出去，我就会被撤职。”

接着他说：“一位职位很高的官员通知我，有人从皇宫里偷走了一份极重要的文件，也知道偷文件的那个人是谁，而且还知道文件至今仍然在他手里。”

“这是怎么知道的？”迪潘问道。

“这是明摆着的，”警察局长回答道，“从文件的性质可以推断出来。就是说，如果他把文件透露给第三个人，那就会使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物名誉扫地甚至连她平静的生活都要因此受到威胁，而偷信者自己却占有了某种优势。”

“可是一显示出这种优势，盗信人不是一下子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吗？谁会敢……”我迫不及待地插嘴问道。

“这个贼，”警察局长说，“正是D部长，他什么都敢，无论像不像一个男人所为他都干。偷盗的方法之巧妙也不亚于他的胆大妄为。所说的这个文件，坦率地讲，就是一封信。当时失信的人刚收到这封信，正在办公室里仔细读它。这时正好进来了一位有身份的人物。失信者不愿意让他看见，匆忙之中又来不及塞进抽屉里，只好将那封信敞开放在桌上，不过没有暴露信的内容仅露出了最上面的地址。正在这个节骨眼上，D部长进来了，他看见了信纸认出了地址的笔迹和收信人不知所措的心理。他像平常那样匆忙处理了几件公事，然后，他拿出一封信拆开假装在看；一会儿，他把信随手放在那封信旁边，和别人大谈公事，足足谈了15分钟。最后他告辞了，可是他掉了个包，把桌上那封他无权占有的信换走了。这一切全被那封信的主人看到。但当着第三者的面她不敢声张。”

“几个月来D部长一直利用盗去的这封信大肆威胁对方，这全是为了政治上的某种目的。失信者被逼得走投无路，她必须尽快把这封信收回来。可这不是公开可以做得到的。最后，她只好把这件事委托我了。”

“很清楚，”我说，“这封信仍然在这位部长手里，因为有信才有权，信就是他掌握的一种权柄。”

“的确，”G说，“我首先考虑的是要彻底搜查这位部长住的旅馆，但又不能让盗信者知道在搜查。因为他已向我发出警告，如果让他怀疑到我们有这种企图，后果不堪设想。”

接着警察局长详细讲了他们隐秘的搜查行为。这位部长常常整夜不在家，他的几个仆人住得离主人的住宅也远，而且这些仆人常贪杯。警察局长就带着他的助手一连三个月，夜夜去搜查D住的旅馆，而且每一夜他都亲自参加。这是为了他本人的名誉，当然他也是为了丰厚的酬金。他们暗中搜查了几个月，但一无所获，D住的旅馆里凡是可能隐藏这份文件的每一个角落都检查遍了。他们对整幢大楼的房间，一个一个地搜查。先检查了每一套房间的家具，打开了所有的抽屉（连那些“秘密”抽屉也无法逃脱）、橱柜，仔细检查了桌椅，看是否把腿挖空了，连椅子的横档也未放过；他们还检查了镜子的底板和镜面玻璃之间，床和床上用品，还有帘幕和地毯。

当他们把房间里家具的每一个细微的地方彻底检查完毕之后，就开始检查房子本身。警察局长说：“我们把房子的整个表面分成若干部分，都编上号，按着顺序查；然后，我们研究了整幢房子的每个平方，包括它隔壁的两幢房子，甚至使用了显微镜。还检查了地面之间的青苔，发现都没动过。”

“你们查阅了D的文件和他的藏书室吗？”

“当然，我们不仅打开了每一个包裹和每一本书，而且连书的每一页都翻过了，甚至还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特别是那些新近被人动过的装订部分，我们都用显微镜百般挑剔地检查过。还有，我们掀开了每一块地毯，用显微镜检

查了木板，也查过了糊墙纸和地下室。”

“看来你估计错了，”我说，“那封信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放在这幢房子里。”

警察局长赞同我的意见，他转向迪潘问道：“我现在该怎么办？”

“彻底地搜查那幢房子。”

“那是绝对不需要的，信不在旅馆里。”G回答道。

“我提不出再好的意见了，”迪潘说。然后他详细问了那封信的特点，尤其是它的细枝末节。

警察局长沮丧地告辞了。

大约一个月之后，警察局长又来拜访我们，仍是满脸苦相，他说他按迪潘建议的那样又搜查了一遍，仍是白费力气，说他情愿开5万法郎的私人支票请人替他找那封信，甚至新近酬金还可以增加一倍，因为这件事变得一天比一天更重要了。

听着这番唠叨，迪潘一直没动声色。这时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支票本说道：

“你可以照这个数目给我开一张支票，等你在支票上签了字，我就把这封信交给你。”

我大吃一惊。警察局长也惊异得目瞪口呆。有好几分钟，他张着嘴，一言不语，一动不动，根本不相信似地瞧着我的朋友。后来他稍微恢复了点常态，抓起笔，停了几次才开出一张5万法郎的支票并签了名。他隔着桌子把支票递给了迪潘。迪潘把支票仔细检查了一遍，把它放在他的皮夹子里；然后，他用钥匙打开他那张有分类格子的写字台，从格子里拿出一封信，把它交给警察局长。这位局长抓住信，欢

喜到了极点，他用颤抖的手打开信，迅速地把信的内容看了一遍，于是慌慌张张站起来走到门口，不顾礼貌地冲出了房门。

他走之后，迪潘对我解释了一番。他说：“就办案的方式来说，G所讲的搜查旅馆的措施不仅是最好的，而且执行得一丝不苟。如果信放在他们搜查的范围之内，会毫无疑问地被找到。但他们犯了钻得太深或看得太浅的错误。许多小学生都比他头脑清楚，会完全设身处地体察对方的智力。我认识的一个八岁的小学生，在玩‘单双’游戏（即猜对方手里石弹子数目的游戏）时就会由模仿他人脸上的表情来作出正确的判断。”

“从实用价值来看，”迪潘继续分析，“警察局长还犯了估计不当的错误，确切地说根本没估计到他们的对手的智力程度。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巧妙主意，只从自己的角度来推测别人隐藏东西的方式方法，结果是把老一套的办法变本加厉地运用了一番，例如搜查旅馆时钻孔、测量、编号、用显微镜观察等等。这样藏信，大概只有智力寻常的人才会采用。因而，要查出脏物，完全不必靠才智，而是靠追查者的细心、耐心和决心。警察局长的失败就在于他把这位部长看成一个笨蛋（因为D已经有了诗人的名气），警察局长认为凡是诗人都是笨蛋，而忽略了他是诗人兼数学家，是善于推理的。我还知道他善于在宫廷里献媚，又是一个大胆的阴谋家。按照这种人的智能，他当然会了解警察的行动方式并预料到自己的住宅要受到秘密搜查。所以他经常不在家，故意向警方提供彻底搜查的机会，以便使警方深信那封信并没有放在房间里。从事实上，G也终于上了这个圈套。另外，从

这位部长的智力来看，他不会像平常人那样把信藏在隐蔽的地方，因为他认为最隐蔽的地方恰恰是最不保险的地方，所以他大概要被迫而求其简单了。你还记得吗，警察局长头一次来访时，我就提醒过他这桩案子之所以十分为难，也许正因为它过于不言自明罢了。联想到一种玩地图的智力测验的游戏，新手为了难到对方，通常都是让他们找字型最小的地名，可是老手都选择那些从地图的一端到另一端的印得很大的字，正由于过分显著，反而没引起注意。警察局长就犯了这种毛病，他从来没有想一想这位部长也许会把信放在大庭广众眼前。

“正是根据这种判断，我打定主意，备了一副绿眼镜，在一个明朗的早晨去拜访了他。D正好在家。我先对他说我的视力弱必须戴眼镜，一面装着只顾和他聊天，却在眼镜的掩护下把房间详细察看了一遍。我搜索了他坐的地方和那张大写字台，眼光落到一个用金银丝和硬纸板做的不值钱的卡片架上，其中一个格子里放着的一封信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又脏又皱，差点从中撕成了两半，让人觉得没用了。当然从外表看，这封信的印章、姓名、地址、字迹等与失窃的那封信截然不同，而且这些不同显得过分；它那肮脏、污渍和破损的情况也与D的有条不紊的习惯自相矛盾。信的位置也过分突出，进来的每个人都能清清楚楚看到。我断定这就是那封失窃的信。于是我一面和部长高谈阔论，一面仔细观察了那封信的外表和它所放的位置。后来我告辞了，可故意把一只金鼻烟壶留在他的桌子上了。

“第二天我借口拿回鼻烟壶又去拜访，我们兴冲冲地接着前一天的话题谈下去，正在这时突然听见窗外传来很响的

爆炸声，仿佛是手枪声，接着是一连串的尖叫声和人群的喧哗声。D立即冲到一扇窗户前，推开窗户向外张望。我趁机走到卡片架旁，从口袋里拿出一封复制的信换取了那封信。

“街上的混乱是一个佩带滑膛枪的人胡作非为引起的。而这个装疯卖傻的人是我出钱雇来的。当然，他的枪膛里并没有实弹。”

“你在第一次拜访时公开拿走不是更省事吗？”我不解地问。

“D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加上他那些甘心效力的仆人，我如果轻举妄动大概不会活着离开他的旅馆了。现在有好戏看了，那位被他摆布了18个月的失信件的夫人可以公然反抗他了。这时部长去打开卡片架里的那封信，读后会有何感想呢？”

“怎么，你在信里写了什么吗？”

“呃……要是在信里一字不写岂不是对他的侮辱。先前他曾做过一件对不起我的事，我总该让他知道比他手段高明的那个人是谁吧，他很熟悉我的笔迹，于是我在那张白纸中抄了几个字：

“‘……这样恶毒的计策
如果配不上阿尔特拉厄，
也配得上蒂埃斯特了。’

这些话在克雷比成的《阿尔特拉厄》*里可以查得出来。”

* 克雷比成，18世纪法国剧作家；《阿尔特拉厄与蒂埃斯特》一剧的简称。阿尔特拉厄是剧中国王，他杀死了几个侄子，并把他们的肉当菜，让他们的父亲蒂埃斯特吃，而后者则诱奸阿尔特拉厄之妻，即两人都是善于心计的坏人。

《失窃的信》的作者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是美国诗人、小说家、批评家，其创作对西方现代派文学颇有影响，被认为是西方侦探小说的鼻祖。

《失窃的信》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用了近似论文的文体，描写私家侦探迪潘通过精密的心理分析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以过人的机智破获了一起失窃案，同时对警方的好慕虚荣和机械教条的作风也不无揶揄和嘲讽。

（杨亦军）

希腊棺材之谜

〔美国〕艾勒里·奎恩

第一部

住在纽约市第五十四东大街 11 号的经营艺术品的巨头、世界名人乔治·卡吉士因心力衰竭死于自己的书房中，三天后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丧事从简，只有他生前的雇佣者把他送入了他家族中的地下墓地，即住家后院的一大片草地下面。

在送葬人群中的女秘书布莱特有一种紧张的直觉使她不安。果然，在回到住房后，卡吉士的法律顾问伍卓夫发现卡吉士的最新遗嘱不翼而飞了。在送葬前他还看过，放在保险箱中的一个铁盒里。问遍了所有的人，谁也没有拿过。伍卓夫不得不报了警。

最先前来的是年轻干练的副检察长佩珀，随他来的人一起对房间进行了检查，却什么也没发现。最后他不得不对所有的人进行搜查，也同样一无所获。后来一位建筑专家前